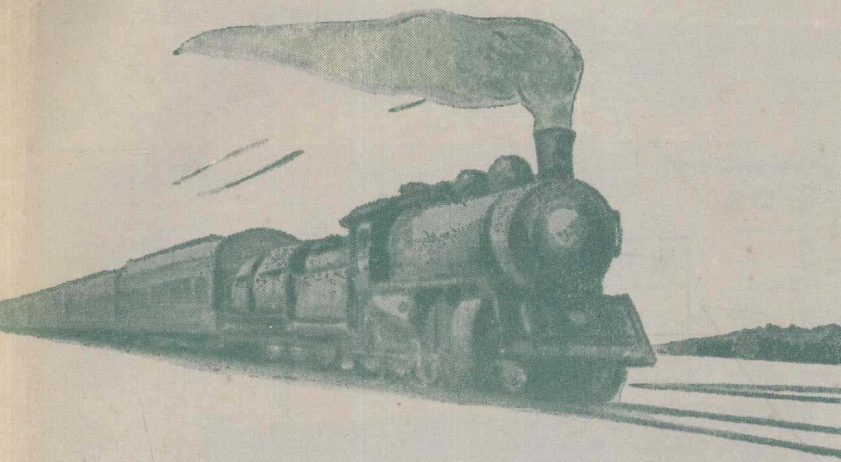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蔡 繼 顰 著
燕 平

归 隊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712.13 | 4422 |

歸 隊

蔡耀輝 燕 平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輯四篇生活小故事；其中《路過巴黎》一文是已故作者蔡繼源同志，是一位工人出身的知識青年，他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，真實地反映了廣大工人的思想感情。作者與“生火爐”和“平凡的工作”的作者都平素心，也是一個青年工人，他的作品很樸實、新鮮和富於生活氣息。前二篇的內容是關於工人生活或思想感情的故事；第三篇是寫工人在修建新船塢過程中發生的曲折故事。最後一篇是寫一個工會幹部積極負責、熱愛本职工作的情形。這些生活小故事雖然都很簡短，但內容却那麼新、那麼人，它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上，反映了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和熱愛生活的高貴品質。

編 者 記

蔡繼源 蘇 蕓 合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衡山路五八號二樓）

上海書畫出版社營業部經銷（上海九江路）

大華印刷廠印刷（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發售）

*

書號：0256

開本：737×1092 1/32 印張：14/16 字數：14,000

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0,000—15,000

定價：九 分

目 次

一 歸隊·····	蔡繼輝	1
二 支援·····	蔡繼輝	5
三 爐子生火囉! ·····	燕 平	14
四 平凡的工作·····	燕 平	22

歸 隊

蔡 繼 翠

列車朝着上海的方向前進。史尙民坐在車廂裏，手托着下巴，心裏亂得很。前一段日子，他多麼的想念家，現在快到上海了，不知怎的，反而有些怕見家哩。

車停在一個小站上時，另一輛機車吐着烟花迎面駛來。他看見兩節車廂裏飛舞着彩色的花朵，外面飄揚着紅色橫幅，列車一霎眼已過去了。這時坐在對面的一位老農民笑嘻嘻地和他閒談起來：“同志，你看，又是一批工人參加重點建設去了！”

史尙民“唔，唔”了兩聲，面孔一陣熱，連忙把頭伸向窗外。車輪悶聲悶氣的朝前滾動，他嘆了一口氣，想：“到了家先說些什麼呢？說生病嗎？唉！”

× × × ×

到家了，媽一見他怔住了，半晌才說：“阿民，你來啦！”

史尙民輕輕喊了一聲“媽”，紅着臉說：“真倒霉，沒有好好工作過，一直生病。”

“叫你不要去，偏不聽我的話。你的身體那能吃得消！去躺躺吧！你要吃什麼，媽去給你做！”

史尙民搖搖頭，他不敢看媽媽慈愛的面容，就往床上一躺，心裏不知是痛苦還是慚愧，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。

史榮璋回來了，他板着臉，方方的額上，刻着一條條又深又黑的粗粗的皺紋，氣呼呼的瞧着老伴和兒子。

媽媽忍不住，上前勸說：“發啥脾氣呢？生病也是沒辦法呀！”

“都被你這老太婆寵壞了，去了才兩、三個月就回來，大家都和他這樣，社會主義能建設成功麼！”

“只廿一歲的人，曉得啥？還不是你老頭子講得天花亂墜☉，聽你的話去的？”

“我可沒有叫他回來呀！”

媽媽說不出什麼，頓了一頓，又說：“已經回來了，也不用怪啥人了。辦法總要想一想。”

“想啥辦法？趕緊湊路費送他上火車，回西北去。”

媽媽急了，她說：“你們廠裏是不是還可以讓阿民進去？”

“嘿，你倒想得出！只要人家講‘先進工作者史榮璋的兒子從西北開小差回來了！’你想想看，叫我這張老臉放到哪裏去？”

正說着，一陣樓梯聲響起來，史榮璋跑出去一看，原來

☉ 把事情說得過份美好。

是尙民的師傅戴宏發來了。他急得手忙腳亂，慌慌張張對尙民說：“你師傅來了，快到擱樓②上去，不要下來。唉！多丟臉！快，快！”

戴宏發走進來，揚了揚手裏的報紙，高興地說：“我那個小傢伙明天出發了，也分配在尙民廠裏。榮璋哥，你要帶啥信？”

史榮璋窘得搓搓手，想了一下問：“建新這孩子幾歲了？”

“和尚民同年。今天報上還登着他的話。”他攤開報紙，指着左上角，說：“喏！在這裏。”

史榮璋隨了眼睛看一會，朝老伴說：“你看宏發哥的孩子們多有出息！他大兒子在朝鮮，二女兒在東北，現在老三又要上西北去了！”

她看了一眼，不說話。戴宏發哈哈大笑說：“尙民也不錯呀！他比我的小傢伙還早走了一步。”

史榮璋很難堪地抓抓頭皮，苦笑一下。戴宏發春風滿面地又說：“小傢伙對我說：‘爸爸，我要學尙民哥的榜樣。’你看，他在報上還說：‘我感到能親自參加重點建設是多麼驕傲！’榮璋哥，他們這般小伙子實在太幸福太可愛啦！”

史尙民蹲在擱樓上，從板縫中看見他師傅紅紅的臉。他好幾次想下來，但是舉不起脚步。他心裏很難受，摸摸胸口，像有一張膏藥貼着似的，他想：“這叫我怎受得了，連師

② 房間裏面搭成的小樓。

傅也不好意思見，搞得像老鼠般的躲來躲去，唉！”

他聽見師傅又說：“榮璋哥，你今天爲啥不開心？”

史榮璋沒回答，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他的心頭發痛：“爲了我，害得他老人家這樣不快活，媽又生着氣。我不去表明白，還要蹲在這裏做啥呢？”想着，他鼓起了勇氣走了下來。

戴宏發吃了一驚，眼睛盯着史尙民，尙民慚愧地叫了聲“師傅”，低下了頭。



史尙民見到師傅以後，決定重新回西北去參加重點建設。

史榮璋急得頓頓腳，說：“叫你不要下來，你偏要下來，你用啥面孔見人，出啥醜？”

媽媽忙來替兒子講話：“戴伯伯！阿民這孩子身體不好，回來休息幾天……”

史榮璋氣呼呼說：“你又來這一套了！”

“什麼，我不好講了？孩子是我的，由你？”

史尙民抬起頭，說：“媽！不用動氣了，都是我不好。聽了師傅的話，越想越不對，我決定明天同建新一起回到西北去，一定要和大家好好的工作。”

“唔！這才像史榮璋的兒子講的話。”

媽媽睜大眼睛說：“阿民！怎麼啦？你還有病呢！”

戴宏發呵呵大笑說：“阿嫂，不用擔心，尙民的病，已經好啦！”他回過身來拍拍尙民的肩說：“你知錯能改，還是個好孩子，我做師傅的明天送你上車！”

支 援

蔡 繼 羣

一

辛建章回到家，朝地鋪上一躺。伸手抓抓胸口，好像一下子要挖掉心裏的悵悶似的。他那一對深陷的眼睛，直瞪着糊在天花板上已發黃的舊報紙。老媽媽見他不說不笑，臉板得緊緊的，不知他和誰生過氣了。便忍不住問：“老頭子，

啥事這麼不開心？”

辛師傅瞅她一眼，悶昏昏地把帽子摘下來，說：“講出來也不能解決。唉！那瓶燒酒呢，我想喝些。”

老媽媽不說什麼，拿塊布揩揩箱子蓋，又抹抹那張矮得像凳子般高的杌子，說：“我去拿，衣服先脫下來吧，別揉皺了，今天才換上的。”

辛建章懶懶地坐了起來，解開鈕扣，把衣服往箱子上一放，脫掉鞋子，盤腿坐在地鋪上，倒出酒呷了一口，舐舐嘴唇。一塊看不見的硬東西老是壓在心頭，他看了看酒杯，把半杯酒“嚙”的一口喝下去，又準備接着斟第二杯……。

老媽媽着急地看着他，過去捧住酒瓶說：“這樣喝要醉的，你到底爲啥不高興？”

辛師傅放下了手中的酒瓶，嘆了一口氣：“廠裏剛才開過動員大會，工會主席說，很多青年工人想參加祖國重點建設，可是拿不出技術。有些老師傅不肯訂‘師徒合同’，還記着‘徒弟教會師傅餓’的那句話。他們這樣做，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化只會帶來障礙。其實，這點道理我不是不懂，但想想我年紀這麼大，孩子還那麼小，全靠我這雙手。我師傅死時的棺材錢，還是我們幾個徒弟湊攏來的。自己技術若不留一手，將來靠啥？”

門口衝進鄰家燒飯的一蓬烟，辛建章噙得直淌眼淚，眼睛也睜不開了。他把門重重一推，烟雾像蒸籠裏的熱氣，在擱樓裏擠來擠去。他拿起扇子使勁搖，像要趕走向他進攻

的討厭的烟，又像要擷掉自己不能平靜的激情。他又倒上一杯酒，老媽媽慌忙奪過酒瓶，大聲說：“病剛好，醉壞了怎麼辦？”

辛師傅還想搶過來斟得滿一點，正好勞保主任程雲海推開門走了進來。辛建章看見程雲海來了，連忙拍拍地鋪說：“啊，老程！這裏坐。”

程雲海看了看烟霧騰騰的擱樓，頭一仰，“嘭”的一聲，撞在擱樓頂上。他拿出手帕揩揩被震動下來落在頸項裏的灰塵，老媽媽急得撩起圍裙直搓手，辛師傅用自嘲的口吻說：“老程，隨便啥人進了我的家，都得要矮一截。”

程雲海在辛建章旁邊坐下，拍拍他肩胛，說：“老辛，今天倒開心，喝起酒來了？”

辛師傅嘆了一口氣：“還開心得出？我不過借酒澆愁啊！”

“有啥愁要澆？徒弟不聽話？唔？”

辛師傅不說話，搖搖頭。

程雲海向四周瞧了瞧，這是一個六、七尺闊的擱樓，地鋪對面擺了隻被煤烟薰得已經發黑的木箱，上面放了幾隻大大小小的瓷碗，木箱旁邊斜拋着兩隻小凳子，再過去就是一隻已變成豬肝色的便桶。地鋪的旁邊疊着三隻衣箱，擱樓頂上掛了盞半明不暗的電燈。程雲海把眼光又回到辛師傅臉上，關心地問道：“老辛，你在這裏住多少日子了？”

“嗨，足足十三年啦！關在這個‘火柴盒子’裏，不曉得外面是晴是雨、是晝是夜。往往早晨上工應該穿啥鞋，也得叫

小寶到外面去看看天氣。老程，住久了也慣了，剛搬進來，也像你一樣，我們兩顆頭晦氣。”

老媽媽拿隻酒杯，放在程雲海面前，程雲海剛想推辭，忽然箱子上响起“噠噠噠”幾聲，她慌忙拿過辛師傅的衣服，可是襟上已經濕了一大灘。辛建章皺皺眉毛仰起頭，瞪着擱樓頂，水珠正一溜一溜的想要滴下來，他拍拍枱子，“唉”了一聲：“倒霉人總碰着倒霉事，樓上小東西又打翻痰盂了，嘖！可惜，衣服是今天才換上的呢。”

老媽媽揩掉箱子上的水漬，也抬頭看看天花板，說：“明後天，再糊層牛皮紙，漏水總可擋一擋。”

“是啊，下半年我來糊，臭虫已出世了，也得封鎖封鎖。”

“老辛，這樣的地方不好搬一搬嗎？廠裏有新工房，你爲啥不提出來？”

“提出來？”辛建章苦笑一下：“工房有限，廠裏這麼多人，勞動模範，先進工作者，真挨不到我這老頭子。老程，我這一輩子，唉！總歸住在這裏啦！”

“老辛，你曉得我爲啥來？工會老早在關心你了，昨夜會上已經通過，決定你也搬進新工房去。今天開完會，你又跑得那麼快，來不及通知你。好在是廠禮拜沒啥事，我就特爲趕來告訴你的。”

辛師傅摸摸面孔，半閉着眼睛想了一會，搖搖頭說：“老程，不要開玩笑了，我有啥貢獻去住新工房？”

“我幾時騙過你？老辛，你不曉得我們的生活在一步步

提高嗎？”

“真的？”辛師傅張大口，擦了擦眼淚：“嘯，就是講，我不再用再鑽在這裏受罪了。啊，毛主席！我老頭子居然還有這麼一天！”

“老辛，將來工業化了，生活還要好呢！你今年幾歲？快要退休領養老費了吧！”

“老程，我身體真差，這兩天還在吃藥水，人家一批批出去修淮河，造工廠，支援基本建設，我看了心裏又高興，又難過。”

“那倒不一定都出去建設新工廠。你身體雖差，技術是不差的啊。如果把技術教給年輕人，這樣也是支援祖國建設。你在車床上不光是生產機器，還要生產會造機器的人。”

辛師傅搔搔頭皮，瞧瞧自己那雙生滿老繭的手，思想飛快地沉浸到過去那段失業的日子裏，那時自己就躺在這個地鋪上生病，小寶拖着他媽媽的衣裳，吵着要飯吃……。

他抬起頭，無意識的望望閣樓頂，一種輕鬆的心情籠罩着他：“不久就要離開這裏去住那漂亮的新工房了！最近生病吃藥自己沒花一個錢，要是在從前，唔！……”他伸出粗糙的手，撫摸着銀灰色的鬍鬚，心想：“現在生活過得真有意思啊！老程剛才說，將來還要好，領養老費……啊？把技術教給年輕人？生產機器，生產會造機器的人？……”

他陡然想到剛才會上，榮林縮在會場角落裏，怕羞似的低下頭，眼角閃動着淚花，他那對黑溜溜的眼睛，時刻像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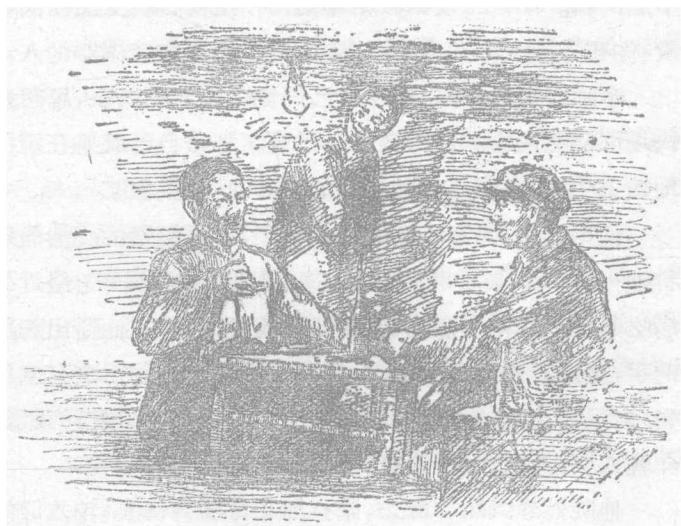
地朝自己瞟。好像在問：“師傅，我這技術恐怕太不行吧？”

他顫抖地摸出一支烟，夾在手指裏。他的眼睛好像小了許多，難爲情似的躲在被壓縮的眼眶裏。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這孩子，我太對不住他啦！”

“嚓”的一聲，程雲海擦亮了一根火柴送過來，他慌忙把紙烟燃着了，只聽見程雲海爽朗地說：“老辛，我恭喜你。”

辛建章呵呵大笑起來，一面隨手提起酒瓶，在程雲海面
前斟上一杯，自己高高舉起杯子，說：“來，老程！乾！”

程雲海看看那杯酒，皺皺眉頭說：“我不能喝那麼多，阿嫂，拿隻碗倒出一點吧。”



辛建章高高舉起杯子說：“來，老程！乾！”

“喝得下的。”老媽媽說着，看了看程雲海的臉，覺得他實在喝不了，就說：“真不能喝，那我去拿。”她剛回轉身，辛師傅就大聲叫道：“不行！不會喝也一定得喝完。你祝賀我住新工房，還有一點，老程，你想對嗎？什麼都替我安排好了，我還要保守技術作啥用？”

“對！”

“那末喝下去。”

程雲海回答不出，皺起兩道濃濃的眉毛，捧起酒杯……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辛師傅穿好衣服，從衣箱裏拿出一枚圖章，放進衣袋裏。忽然一個念頭閃進他的腦子來：“訂好了合同，就得要把多少年得來的技術教會他。”他把圖章又拿出來，放在手中掂了掂，身子不由自主的在小凳上坐下了，腦壳昏沉沉的像被一陣霧迷住一般。他抬起頭，板壁上貼着的毛主席彩色像正好射進他的眼簾。他看了好久，毛主席溫和慈愛的眼光仿佛也注視着他。辛建章面上不禁一陣熱，心想：“解放幾年工夫，生活已變得這樣好了，可是我還在動這種落後腦筋，對得住他老人家嗎？”他把圖章丟進衣袋裏，挺一挺腰直向門外走去。

辛師傅到了廠裏，看見光榮榜那邊擠滿了人，他上前蹣起脚跟望過去，原來貼着一大篇報名參加重點建設工人的名字。他感到很不自然的回過頭來，正好看見榮林遠遠地

跑過來招呼着“師傅”。他連忙迎上前去，沒想到榮林因為看見光榮榜上的幾個大紅字，忽然掉轉頭急急避開去了。辛建章叫了幾聲“榮林”，榮林却裝作沒聽見，逃一般的向車間跑去，等到辛師傅走到車床邊，榮林低着頭正在把一件件工具拿出來。他朝榮林看一下，想：“我年輕時學不到技術也是這樣。”他摸出一支烟，默默地吸着，一面繼續在想：“這小傢伙抬不起頭都是我害了他，榮林，我一定教會你。”

榮林偶一抬頭看見了師傅，一陣輕快的笑掩沒了臉上的沉悶。他拉着辛建章的袖子說：“師傅，恭喜你！可以住進新工房去了。”

“小傢伙，你怎麼知道的？”

“我會不知道嗎？師傅，你幾時搬進去？我來幫忙……師傅，你不用再蹲在那欄樓裏了。聽說新房子門口還有一個小花園，再種上一點什麼紅的花，黃的花，那更好了。”

“小傢伙，真會說話，你師傅被你講得心裏更痒痒的了。”

他微晃着頭又細細盤算一下：“是啊，什麼都替我安排好了。”他抬起眼睛，問榮林：“剛才光榮榜那邊叫我做啥？”

榮林低下頭，不說話。

“是不是看到光榮榜上那些名字？”

榮林抬起頭殷切地看了師傅一眼，又低下頭去，鞋底在水泥地上不安地擦來擦去。

“是不是想把你的名字也寫上去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要難過，慢慢來。”

上班鈴响了，辛師傅一按電鈕，軋頭盤急劇地飛轉起來。他對榮林說：“小傢伙，你來上車床試試看，現在祖國到處都需要會造機器的人。”

榮林的眼睛裏跳躍着青春的光輝，他楞了一會，隨即捲起袖子，把帽子挺得高高的，輕快地把拖板搖進去。鐵屑立刻捲成了一顆顆的珍珠；刀口爆裂着一星星的小火花，撲簌簌地飛舞着。辛建章替他把垂在眉毛上的頭髮，輕輕地撫回到額角上去，又扶扶正他的帽子，說：“開始時心裏不要慌，寧可慢一些，要仔細，不能馬虎。”

榮林兩隻手捏着搖手柄，點點頭。

辛師傅想了一會，又笑呵呵地說：“榮林，我做師傅的把全副本領教會你，你學會後，預備用到啥地方去？”

“師傅，這還用問？當然是參加重點建設。”

“唔，榮林，你真講到我的心裏了。哈，我老頭子也支援重點建設了。小傢伙，你出發那天，我一定送你上車。”他又想了一會說：“我做師傅的保證在短時期裏把技術教會你，起碼成為五級技工，小傢伙，你可不能偷懶啊！”

“師傅，我決不偷懶，一定要保證學會。”

“那很好。……小傢伙，等放工後，我們訂個包教包學的師徒合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師傅，我幾個月來連夢裏也在想這件事哩！”

辛師傅笑咪咪地拿起卡鉗，在工作物上卡了一下，把車